

身分政治與公民社會的再思 「大舊」在學會社關工作的暫休符

執筆之際，大部分立法會選舉結果已經公布。在地區直選上，泛民的議席大概保住了，雖然有部分現任議員下馬，但亦有新丁上陣，可算是「飲得杯落」。在巴士上看選舉新聞，建制派當選議員認為他們的失利是由於整體投票率偏低。以此作為議席得失的解釋，向來都是泛民專用，現在竟成為一個「百搭」的開脫之詞，學者與時事評論員看來又要花點工夫，創造新的術語了。

在未有結果前，有論者認為低投票率是由於香港社會近年沒有明顯的政治議題，不像去屆立法會選舉前的七一遊行，仍有五十萬人上街的氣勢。這當然是準備泛民選舉失利時用來開脫的說法，但亦提醒我們泛民在具體民生議題上仍然未能「交足功課」，雖然這也可能是源於功能組別令立法會「跛腳」的制度缺憾，但泛民只能對普選議題達成共識，其他議題則各懷鬼胎，未能凝聚公民社會、爭取民生的改善，這亦是選民失望、投票率低的主因之一。

2003年的七一遊行，再次引發公民社會的討論及想像，雖然事隔五年，至今仍為人樂道。隨著時日的飛逝，當時得令的民間組織及團體亦產生不同的變化。小弟於該年年底加入學會工作，參與公民社會的信徒見證，實踐普世合一運動的信仰精神。普世合一不單是教會內部的信仰實踐及追求，更是與不同的社群聯合，共同為所處身的社會追求公義

與和平、在實踐中體驗上主創造的豐富，以及見證上主在不同社群中的彰顯及作為。

小弟於今年九月負笈崇基神學院修讀碩士課程，暫別學會。回想過去五年，能與不同社群的朋友合作及相交，包括新來港婦女、青年、基層工友、性少數、少數族裔、準來港孕婦、爭取居港權人士、領取綜援人士、單親家庭、偏遠社區人士……，真的獲益良多。好撒馬利亞人的故事提醒我，不單要隨時看顧有需要的「鄰舍」，更重要的是「鄰舍」也在幫助我，讓我透過他們服侍上主。

近年，基督徒的社會參與引起不少討論，如同志議題與家庭價值的維護，以至某些牧師在崇拜中提出「支持」個別立法會候選人的風波。當基督徒以政治身分參與社會，我們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當我們忙於把自己的關注提上社會的議程，競逐社會焦點及權力時，會否漠視了弱勢者的參與，以致失去了與弱者同行這一「道成肉身」的召命？基督徒的社關身分，又如何逾越單一身分的圍限，並與其他弱勢者「合而為一」，一同向天國的理想邁步？且讓我們在上主裏一同警醒。✚



普世關懷

普世教會協會 (WCC) 代表團於本年九月三日至七日到訪格魯吉亞及莫斯科，希望探訪南奧塞梯戰火中的難民，以及向當地教會及基督教救援組織表示支持和進一步了解當地具體情況。由於安全問題，代表團無法從格魯吉亞境內越過停火區進入南奧塞梯首府茨欣瓦利 (Tskhinvali)。

原本只需半小時車程的路程，現在卻需繞道四千公里從俄羅斯邊境及北奧塞梯進入。八月中的停火協議明顯沒有得到各方嚴格執行，以致原是人道救援的路徑至今仍然無法安全通行。在通往南奧塞梯的路上，代表團目睹眾多村莊被摧毀，多處地方幾近被夷為平地的景況。代表團亦不時目睹掠奪及縱火的暴行，可見停戰後近一個月區內情況仍然未見明朗。

訪問團除了探訪災民外，亦聽取包括俄羅斯、格魯吉亞及南奧塞梯三方面代表的聲音。另外訪問團也探訪了俄羅斯及格魯吉亞的正教會主教。戰事初期，紅十字會無法進入災

為高加索地區求平安

區提供人道救援，而經俄羅斯正教會的協助，格魯吉亞正教會獲批准探訪南奧塞梯的正教會主教、神父及修女，並同時為南奧塞梯送上糧食，以及將已死數天而未獲埋葬的格魯吉亞死難士兵帶離戰區。

代表團在茨欣瓦利邊緣亦嘗試進入周邊的戰事緩衝區，希望了解區內情況及探訪當地的正教會，然而俄羅斯維和部隊卻以安全理由拒絕這一要求，故至今仍然無法得知在那裏成千上萬居民的情況。✚

揭譯自普世教會協會的網上通訊 <http://www.oikoumene.org/en/home.html>

